


钱钟书 著  
舒 展 选 编

錢鍾書論學文選

第二卷

花城出版社



钱钟书著 舒展选编

# 錢鍾書論學文選

## 第二卷

花城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 广州



书名题字：杨 绛

装帧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黄伟经

责任技编：赵 琪

## 钱钟书论学文选

（第二卷）

钱钟书 著

舒 展 选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3插页 260,000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4次印刷

平装印数 10,381—15,380册

ISBN 7-5360-0547-4/I·498

平装定价：8.20元

# 第二卷 第二编

## 人 事 论

2016/20

## 目 录

一、祸从口出，文网语阱	1
二、权力	16
三、背国不如舍生	30
四、鼻息——人民之声	34
五、处安乐较之处困苦更难	39
六、宫廷是嫉美妒贤的孳生地	50
七、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及臣下的迎合策略	65
八、观虎斗的第三者策略	75
九、后宫多秽恶	78
一〇、吃人的理论与困兽犹斗	92
一一、民贼与贼民	99
一二、逼供信——冤狱	100
一三、鬼来抓人亦须出示逮捕证书	104
一四、杀掉暴君是弑君还是革命	106
一五、改制革新与积习难移	109
一六、屈以求伸等待时机成熟	113
一七、论“随大流”	118

一八、“坐忘”——逃避苦恼之一法·····	122
一九、富民与法制·····	128
二〇、从外国“拿来”之难易·····	130
二一、“崇势利者，天下人也”·····	137
二二、有势有利和趋奉势利·····	146
二三、脸面的功能·····	164
二四、阿谀拍马忌公式化·····	170
二五、交际·交友·绝交·····	173
二六、一饭结恩仇·····	183
二七、恩德易忘怨毒难消·····	185
二八、文化戈矛说与读书亡国论·····	187
二九、对金钱的嬉笑怒骂·····	190
三〇、人民企望和平，妇女尤恨战乱·····	196
三一、道德论中的忠与孝·····	200
三二、论幽默·····	208
三三、距离怅惘——“农山心境”·····	231
三四、男女不平等·····	245
三五、“美女祸水论”·····	265
三六、色衰爱弛·····	271
三七、男女之事乃天地之大义·····	278
三八、相思飞翔而造诗境·····	287
三九、相思与薄暮·····	294
四〇、依依惜别的典型情境·····	297

四一、馈赠在爱情中与人情不同·····	300
四二、连锁变幻交错单相思·····	302
四三、鸡狗在人间情爱中扮演的角色·····	307
四四、思妇的哀伤·····	312
四五、征夫不回与荡子不归·····	315
四六、人生苦短·····	318
四七、及时行乐的不同心态·····	326
四八、对草木无情感之企慕·····	339
四九、美食与饥饿·····	342
五〇、野生动物中的“新丰折臂翁”·····	352
五一、临死反常，厚葬海盗·····	354
五二、巫的一身二任·····	358
五三、官方语言和政府文告·····	365
五四、高官对退休的恐惧·····	368
五五、“名士”的变迁与隐士的真伪·····	371
五六、“强谏”·····	378
五七、对人物品藻亦即同时自己估量·····	379
五八、寒温饥饱与年寿死亡·····	381
五九、古时“代沟”说·····	386

## 一、祸从口出，文网语阱

### ——关于“口戕口”的诠释

古人警惕“祸从口出”远甚于“病从口入”，足见处世难于养身，因世事有：权（狼津）、色（爱河）、财（药江）、酒（甘波）……种种诱惑和潜在的危机。

（《管锥编》23—24页，855—857页，862—863页，879—880页，1140页，543—545页，576—577页，971—973页，1431—1432页；增订72页；手稿101页。）

### 《周易正义·颐》

“象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正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按《朱文公集》卷七《奉答张彦辅戏赠之句》自注：“王辅嗣注《颐》卦大《象》云：‘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盖误忆孔疏为王注也。《正义》语径取之傅玄《口铭》（《太平御览》卷三六七），



《困学纪闻》卷一已道之。《大戴礼·武王践阼》篇《机铭》“口戕口”三字涵括此象，则未有言者。《易》以言语、饮食相提并称，而《鬼谷子·权篇》引“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焦氏易林·否》之《巽》曰：“杜口结舌，言为祸母”；《南齐书·张融传》引《问律自序》曰：“人生之口，正可论道说义，唯饮与食，此外如树网焉”，又《谢朓传》曰：“兄朓为吴兴，藩于征虏渚送别，朓指藩口曰：‘此中唯宜饮酒’”；《全唐文》卷六〇八刘禹锡《口兵诫》曰：“我诫于口，惟心之门。毋为我兵，当为我藩。以慎为键，以忍为阖。可以多食，勿以多言。”诸如此类，皆斤斤严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

## 《全上古三代文》卷二

武王《机铭》：“皇皇唯敬，口生听，口戕口。”按武王器物诸铭，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五《题太公〈丹书〉后》始标举之，洪迈《容斋续笔》卷九继之，而赏析以为奇文者，钟惺、谭友夏《古诗归》卷一也。《诗归》录此铭多一“口”字：“皇皇惟敬口，口生听，口戕口”；谭评：“四‘口’字叠出，妙语”；钟评：“读‘口戕口’三字，悚然骨惊。”《大戴礼》卢辩注：“‘听’、耻也”，则“口生听”即《书·说命》之“惟口起羞”。“口戕口”可与本卷武王《笔书》所云“陷文不活”印证；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则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

罗隐《言》诗所谓“须信祸胎生利口”，古语双关之例也。“惟敬”者，惟慎也，戒慎言之《金人铭》即入《说苑·敬慎》篇。又按几固如严元照《蕙擿杂记》说，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顾古人食虽据案，而《说文》曰：“案、几之属”，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一一《几席考》谓后世以椅代古之席，以桌代古之几。《全后汉文》卷五〇李尤《几铭》云：“昔帝轩辕，仁智恭恕，恐事之有缺，作倚几之法”，盖即《国语·楚语》上所谓“倚几诵训”，故“口”乃口舌之“口”；又云：“戢仁饭义，枕典席文，道可醉饱，何必清醇！”，则“几”正同案，可据以饮食，“口”复为口腹之“口”。口腹之“口”，则“生听”者，“饮食之人，人皆贱之”也，而“戕口”者，“病从口入”、“烂肠之食”也。《易·颐》：“慎言语，节饮食”，足以移筴“口戕口”之两义兼涵矣。

武王《盟盘铭》：“溺于渊，犹可援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按武王《笔书》亦云：“陷水可脱，陷文不活。”以人欲世事，比于“渊”、“水”之足以沉没丧生，后来踵增胎衍，如“祸水灭火”、“宦海风波”等语，不可胜稽。《全唐文》卷八六六杨夔《溺赋》：“此则以江以湖，没不可援，今复以非波非涛，溺不可算。……鞠蘂是惑，沉湎无时，……酒之溺也。……苞藏其戾，矜持其妍，……色之溺也。……沟壑难满，锥刀必聚，……贪之溺也。……言张其机，笑孕其毒，……权之溺也。……不波而沉，……色曰爱河，……酒曰甘波，……财曰药江，……权曰狼津。”酒溺一节亦取武王《觴铭》之“沉湎致非，社稷为危”，不特“没不可援”显本《盟盘铭》也。释典流传，“爱欲海”遂成惯语，然概指贪恋世间法，故王贞《头陀寺碑文》：“爱流成海”，《文选》

李善注：“言人皆沉于爱河，则妻子财帛也”；杨赋则以专指男女悦好之情。黄庭坚《鹧鸪天》：“人间底是无波处，一日风波十二时”；最足概括“溺渊”、“陷水”之意。“酒色财气”连举，北宋已然。全真教祖王喆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其词如《黄莺儿》：“酒色缠绵财气，沉埋人人，都缘四般留住”，又《花心动》：“气财酒色，一齐隳逐”，又《西江月·四害》：“堪叹酒色财气，尘寰被此长迷”（《全金元词》一六二、一六三、二〇八页），不具引（一六四、一八一、一八九、二二一、二五七、二六六页）。《红窗迥》：“便啣了气财色，游三昧，却因何不断香醪”（二三〇页），即以“香醪”为“酒”之代词也。王氏大弟子马钰词亦然（二六八、二七三、二七七、二八一、二八八、二八九、二九三页等）；《渔家傲》：“断荤戒酒全容易，不恋浮财浑小事。深可畏，轻轻触著无明起。大抵色心难抛弃”（三〇五页），则以“无明”为“气”之代词耳。撮合四者以为滑熟套语，似最先见道流篇什中，殆黄冠始拈此口号耶？《辍耕录》卷二五《院本名目》举《诸杂大小院本》中有《酒色财气》，是元人专以“四般”为爨弄矣。古罗马名小说写大海舟沉，人皆淹死，因列举好勇者战死，贪口腹者伤食而死，诸如此类，“昧昧思之，人世无地不可覆舟也！”；即“不波而沉”之旨。《论语·季氏》之“三戒”为“色”、“斗”、“得”，实即色、气、财而不及酒；《后汉书·杨震传》记震子秉曰：“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杨赋始言酒色财气。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二有《和清湘蒋省干〈酒、色、财、气〉韵》五古四首；真德秀《西山真文忠公集》卷三六《跋章翔卿诗集》：“作诗凡三千首，其中有《酒、色、财、气》四咏，尤足砭世人膏肓”；无名氏《东南纪闻》卷一：“韩大伦云：不饮

酒，不耽色，不爱财，皆当服行；唯气之一字不可少屈。”是晚宋又易“权”以“气”，沿袭至今。宋后赋咏益多，如《乐府群珠》卷四邓玉霄《普天乐》分咏酒、色、财、气四曲，史九敬先《庄周梦》第一折称为“四件事无毛大虫”。明时至见之奏疏，如申时行《召对录》记万历十八年正月朔神宗斥雒于仁上本曰：“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雒氏四《箴》载于吕毖《明朝小史》卷一四。翟灏《通俗编》卷二二谓“明人增‘气’为四”，考之未赅也。

明吕坤《呻吟语》卷一《谈道》：“儒戒声色货利，释戒声色香味，道戒酒色财气。”是亦以“酒色财气”之口号属诸道流也。

## 《全上古三代文》卷六

太公《龙韬》：“多言多语，恶口恶舌，终日言恶，寝卧不绝，为众所憎，为人所疾。此可以要问间里，察奸伺猾。”按《管子·七臣七主》篇之“侵主”、“侵臣”，皆“从狙而好小察”即专务斯事也。后世“察事”、“察子”、“觑步”、“候官”、“校事”、“觑者”、“逻者”（参观吕祖谦《皇朝文鉴》卷六二江公望《论逻察》、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俞樾《茶香室续钞》卷七），以若辈为之，亦见操业之不理于众口矣。《三国志·魏书·高柔传》：“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太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

君子为之，则不成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可与《龙韬》相发明。然既“恶口”、“多言”，为诸余之所“憎”、“疾”，人将望望去之，苟逊避不及，亦必严周身之防、效朕舌之扞。太公乃使此曹要问察伺、刺取阴私，几何不如张弓以祝鸡欤！朱庆馀《宫词》：“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杨万里《题沈子寿〈旁观录〉》云：“逢着诗人沈竹斋，丁宁有口不须开，被渠谱入《旁观录》，四马如何挽得回！”属垣之耳，烧城之舌，为人憎疾，更不待言。元俞德邻《佩韦斋文集》卷八《贖皂》云：“吴郡之斋，皂而趋者十余辈，率傲且黠。有贖而贫者，目眇昏，手足惰痲，隆背而低首，行步踟蹰，扬其声呼之，则‘呀、呀’开口。群视之若无人。一日俟于庭，迁延而入余室，卑陋而前，纤抑而笑，出片纸若讼牒者置余几，亟伛偻而退，睨左右，若畏若骇。余惊焉，视之覩缕数百字，盖摘校人之欺而悼子产之谬而不悟也。余于是怵然，曰：‘可畏哉！不能容人之过、善于伺人之短者，何往而非耳聪而目明者哉！’”盖似痴如聋，“群视之若无人”而不畏不惕，乃能鬼瞰狙伺，用同淮南所教之悬镜（《意林》卷六引《淮南万毕术》），行比柳州所骂之尸虫（《柳先生文集》卷一七《骂尸虫文》）。较之“多语”、“恶舌”之徒，且事半而功倍焉。故太公虽有机心而未善机事也。古希腊操国柄者欲聆察民间言动，乃雇妇女为探子，岂不以其柔媚而使人乐与亲接、忘所顾忌耶？龚自珍《定盦文续集》卷一《京师乐籍说》论帝王“募召女子”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仅言其可用以“耗”，未识其并可用以侦也。

## 《全上古三代文》卷一四

《穀城石人腹铭》：“磨兜鞬，磨兜鞬，慎莫言”（《艺文类聚》卷六三引《荆州记》）。按严氏辑《先唐文》卷一复自《类聚》录此文，题作《穀城门石人腹铭》，不应复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一亦引《荆州记》此铭；袁文《瓮牖闲评》卷八引苏頌《谈训》记此铭故事；《朱子语类》卷一三八记“尝见徐敦立书〔此〕三字帖于主位前”；陶九成《辍耕录》卷九引《浮休阅目集》载此铭，卷三〇又引宋濂为李敦立作《磨兜坚箴》，李常揭此三字于坐隅也（宋文见《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七）。清初人数用之入诗，如陈瑚《确庵先生诗钞》卷五《磨兜坚、哀潘、吴也》：“磨兜坚，慎勿言！言之输国情；挟笔砚，慎勿书！书之杀其身”；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一一《曹石霞至草堂倚榻相对》第二首：“久许磨兜今一放，笑同茶首口能骈”，又卷一三《闻杜于皇几以文字得罪》：“春白胸中贮，磨兜座右铭。”一典之频使，亦可因微知著，尚论其世，想见易代时文网之密也。“茶首”见《太平御览》卷九〇六引《博物志》，作“茶首”，云南郡所出两头鹿也；方以智《通雅》卷四六曾考其两头在首尾抑在左右，字又作“蔡苴”。

《口诫》：“勿谓何有，积怨致咎”云云（《艺文类聚》卷一七）；严氏按：“《傅子》拟《金人铭》，作《口铭》，有末二语，疑此《口诫》即《口铭》，未敢定之。”按《傅子·口铭》收入《全晋文》卷四九；《艺文类聚》卷一七《口》门载此文，明标题目，揭示主

名：“晋傅玄《口诫》”。严氏所据，岂别本耶？《太平御览》卷三六七载《傅子·拟金人铭》，前六句即此篇，严氏止谓“有末二语”，亦未审。要之此篇不合厕三代“阙名”诸文中，断然可知。疏讹类是者必多，未遑逐件检核也。

## 《全晋文》卷五二

傅咸《答杨济书》：“卫公云：‘酒色之杀人，此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为悔，逆畏以直致祸。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为明哲耳。”按取譬切近新警。倪元璐《倪文正公遗稿》（顾予咸选）卷一《戊辰春》第一〇首结云：“无将忠义死，不与吃河豚！”，师傅咸意，而复兼《能改斋漫录》卷九所谓：“东坡称河豚曰：‘那值一死！’；李公择不食曰：‘河豚非忠臣孝子所宜食。’……东坡可谓知味，公择可谓知义。”褚人蕨《坚瓠补集》卷四引倪诗作“将无忠义事，不及食河豚！”，词较醒豁，又载陆次云申倪诗作《离亭燕》词：“子孝臣忠千古事，只是难拚一死，口腹何为，竟肯轻生如此！”余尝见陆氏《著书九种》中《玉山词》，却无此阙，想其长短句必有溢出也。《孟子·告子》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亦取欲食鱼与熊掌为喻，孟所言“舍生取义”，即傅之“以直致祸”、倪之“忠义死”。费尔巴哈尝谓人注具智、情、意三端，充其极皆足使人颠倒而忘身命，故求爱而甘死者有之，致知遂志，亦若是班。酒色、口腹之欲每“有甚于生”、“那值一死”，可一以贯之尔。

## 《焦氏易林·乾》

《未济》：“长面大鼻，来解己忧，遗吾福子，与我惠妻。”按《需》之《升》云：“凶子祸孙，把剑向门”；《否》之《巽》云：“杜口结舌，言为祸母”；《坎》、《兑》与《遁》之《未济》皆云：“酒为欢伯，除忧来乐”；《大有》之《小过》云：“长生欢悦，以福为兄”；《睽》之《乾》与《蹇》之《同人》云：“喜为吾兄，使我忧亡”；《益》之《蛊》云：“上福喜堂，见我欢兄”；《升》之《遁》云：“累为我孙”等。拟人结眷，新诡可喜。《荀子·赋篇》早有“友风而子雨”、“簪以为父，管以为母”之句；桓谭《新论·辨惑》篇著“铅则金之公，而银者金之昆弟也”之语；《后汉书·李固传》章怀注引《春秋感精符》曰：“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鲁褒《钱神论》曰：“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嫡妇”；近世如章有谟《景船斋杂记》尚载：“俗谓财可当儿孙，故五金独金、银以‘子’称，若铜、锡、铁则无如是矣。”然联宗通谱，皆为物事。《易林》铸词，则推及心事与情况，犹《管子·七臣七主》篇之“居为非母，动为善栋”，或释典之呼“死”为“王”、呼“老”为“贼”，如《大般涅槃经·圣行品》第七之二即云：“擒获壮色，将付死王”，“常为老贼之所劫夺”，“病王亦复如是”，“或为怨贼之所逼害”。西方中世纪呼“贫”为“夫人”，呼“慧”为“所欢”，后来诗家呼“慎”为“王”，呼“愁”为“媪”，正出一辙。李咸用《短歌行》：“坎鼓铿钟杀愁贼”；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一《忧赋》：“其子为



恨，其孙为愁”；若是班乎。陆龟蒙尝捋扯“欢伯”入诗，《对酒》：“后代称欢伯，前贤号圣人”；黄庭坚继响，《谢答闻善二兄》九绝之一：“身入醉乡无畔岸，心与欢伯为友朋”，又七：“尊中欢伯笑尔辈，我本和气如三春。”诗文遂相沿用，如李彭《日涉园集》卷二《观吕居仁诗》：“击节歌之侑欢伯”；贺铸《庆湖遗老集·拾遗·中秋怀寄潘邠老》因作狡狴：“得酒未容欢独伯，把书端与睡为媒”；他名则弃置若补天余之道傍石矣。“祸母”复见康僧会译《旧杂譬喻经》卷上之二二，略谓一国安泰无灾疾，王忽问群臣：“闻天下有‘祸’，何类？”臣莫能对，天神因化人形，以铁索系物似猪，入市言卖“祸母”，臣重价购取，果为闷本愁基，致城焚国乱焉。

## 《焦氏易林·解》

《蒙》：“朽舆疲駟，不任御辔；君子服之，谈何容易！”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谈何容易！”，《文选》李善注：“言谈说之道何容轻易乎”；是也，胜于《汉书》颜师古注：“不见宽容，则事不易。”盖即“说难”之意，谓言之匪易也。《旧唐书·后妃传》上长孙皇后曰：“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为之‘说难’，东方称其‘不易’”；连类相伦，盖得正解。桓宽《盐铁论·盐铁针石》：“故曰：‘谈何容易！’谈且不易，而况行之？”；《南齐书·王僧虔传》臧子之不读书而冒为“言家”以“欺人”，有曰：“曼倩有‘谈何容易！’……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两节释义视善